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二十回 聰慧姿一姝獨擅 風流事五美同歡

可欺君子以其方，真假何須問短長。且自隨緣施化兩，逢場作戲正相當。

卻說夢卿自三月三日拜掃之後，香兒更加一番親熱。每日早起梳妝已畢，便到東一所來，將所授詩文默送一過，然後講解新授詩文。午間臨法帖百十餘字，此一定功課也。其餘閒安罷繡之餘，又向夢卿討論些古今故事。

香兒心性最是聰明，又加用功，到四月初間，凡詩古文詞熟者已八九十首，逐字逐句，俱能講論。至於寫字，起初未免結蚓塗鴉，次後則清清楚楚，都可看得。至初八日，乃如來生辰，京城風俗，好佛之家，都煮五色豆兒相送，名曰「結緣」。香兒便問夢卿道：「來生之緣，果然結得麼？」夢卿道：「生死輪回，儒家不講。今生既不知前世，則今世豈能又知來生？佛經上說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此話看來，是今生來生，總不必管他，又何必結緣？為此說者，不過俗惡僧尼，欲伸其果報之談耳。」香兒道：「輪回之說，固未足信，但報應之說，恐亦儒家所不廢也。」夢卿道：「佛教主氣，其說報應處，未免太著形象，故有天堂地獄之談。儒家主理，其說報應處，似無實據，然卻絲毫不爽。如孟子所說，殺人之父者，人亦殺其父。殺人之兄者，人亦殺其兄。非報應而何？」香兒道：「自來莫奉佛法，莫不敬重僧尼。韓昌黎必要『人其人，火其書，』無乃太過？」夢卿道：「佛老之教，本不能齊家治國，故自儒家視之，皆是異端。昌黎乃一代大儒，故有此論。」香兒道：「若如此說，則佛老二教，天又留他作甚？」夢卿道：「留與不留，天亦未必有意。依我看來，佛老二家不生男不育女，既少生子，許多人便少了許多災劫，未嘗不與天地惡殺之心反相合也。」香兒道：「宋時蘇軾亦是儒者，看其詩文，最重佛法。何以有韓、柳、歐、蘇之名？」夢卿道：「此不過就文字上評論，就如唐詩，李、杜、元、白、王、楊、盧、駱一般，其實蘇、柳之為人，安及韓、歐哉？」香兒道：「結緣之說，原無憑據，但人與人相交，有一見如故的，有終身如仇的，誰在暗中作主，便教如此不齊？」夢卿道：「若以緣論，夫妻是最有緣的了。然其中有恩愛夫妻，有生死夫妻，有患難夫妻，有冤業夫妻，故謂之有緣不可，謂之無緣亦不可。謂之非緣不可，謂之是緣亦不可。謂之由於緣不可，謂之不由於緣亦不可。

總之，隨緣而已。」香兒道：「隨緣之說，豈非無定向的事了麼？則那再醮之人，亦可說隨緣矣！」夢卿道：「隨緣者，乃隨遇而安之意。若重婚再嫁，操守已失，既有乖於名教，如何教得隨緣？」香兒道：「若二娘的婚姻，豈不是有緣而無緣，無緣而又有緣乎？」夢卿笑而不語。只見愛娘拿了一枝碧桃花兒從穿廊邊走來，看見香兒在窗下寫字，便笑道：「好個標緻學生，造化了先生也。」香兒亦笑道：「似此少艾，不在深閨，來這書館，有何正事？」愛娘道：「特來尋你。」香兒道：「然則我學生亦造化也！」愛娘道：「你看，不熱不寒，清和時節。無風無雨，幽雅亭台。九畹軒前，柳陰初密，杏魄爭輝，繞砌芝蘭，牽衣拂帶。不去賞鑒一番，卻受這筆硯的清苦，豈不可惜！」香兒聽說，便放下了筆，收起法書。愛娘亦將碧桃花插在瓶內，一面令人去邀雲屏、彩雲，一面同夢卿，香兒來到九畹軒。

軒內四面窗櫺，俱皆大開。五個人或臨曲水，或登小山，或踱長廊，或憑短樹。遊賞多時，仍至軒內。或據胡牀，或坐繡椅。或依窗，或席地。品花氣之重輕，評鳥音之高下。正坐間，愛娘忽笑道：「你們看！這兩個斯耍得有趣！遠遠望去，恰似一對蝴蝶兒成精。」眾人看時，卻是從東北葡萄園內跑出兩個侍女斯打耍子。這個拉倒那個，那個撲翻這個。翠袖繽紛，紅裙飄蕩。微風吹處，裡衣皆見。那一種嬌憨之態真有畫不出的形景。眾侍女看見，亦都嘻笑。香兒道：「你們何不也頑耍頑耍，免得午倦瞌睡。」愛娘道：「與其教他們亂打，不如配成對兒，兩個彼此相撲。贏的賞花一枝，輸的罰他取水澆花。」

雲屏道：「只聞男子相撲為戲，未見女子有此耍法。今日又開一生面，立一大觀也。必須三娘料理方才妥當。」愛娘便將五房內侍女傳齊，共二十人，分為左右兩隊。左一隊列在柳樹陰中，是枝兒、苗兒、春晚、彩菽、春欄、喜兒、彩葑、紅雨、汀煙、彩艾十人。右一隊立在杏花叢裡，是葉兒、條兒、彩芷、春亭、春台、和兒、順兒、綠雲、彩蕭、渚霞十人。愛娘又都命結束停妥，然後五人臨檻而坐，如閱武一般。原來九畹軒階下雖是蘭花圍繞，而南簷下有方丈一塊平地，乃夏夜露坐之所。

今日正好作相撲圍場，且是黃土鋪平，綠苔生滿，又有風飄來的花片堆在上面，綿軟鮮華，正好作相撲錦毯。先是左隊內喜兒走出來，烏雲低縮，鳳笄牢插，高揜蘭袖，露一雙白藕。半曳鴛裳，現兩瓣紅蓮。右隊內條兒走出來，低壓雙鬢，緊纏長帶，裙兒條得不高不下，背子披來半掩半開。

當下兩人撲在一處，條兒用力要抱喜兒，喜兒一閃，恰好條兒向喜兒懷內一歪，喜兒隨向條兒肚下亂揉。條兒笑軟，順勢一推，早臥在地下輸了。右隊內又走出綠雲來，一條披帛，結牢鬆綠衫兒。數縷紅絨，纏住鴉青鬢子。左隊內亦走出汀煙，掖起蔥綠衫，半露淡黃襯襖。捏緊茜紅裙，全遮淺碧中衣。兩個當場賭賽，相撲良久。綠雲將汀煙一攀，突然倒地。左隊內早有人扶過汀煙，右隊內亦有人替了綠雲。一個藕色衫，綠背心，綻開白綾裙子，卻是紅雨。一個銀紅襖，翠披肩，雙擊黃緞絲條，卻是和兒。相撲多時，紅雨力怯，走回本隊，和兒笑個不止。軒內五人亦都好笑。但見右隊內渚霞緊了緊披帛，揜了揜長袖，笑道：「誰與我來？」春晚一邊答應，一邊按了按鈿翠，摸了摸弓鞋，然後相撲起來。渚霞用力橫拖，漲紅丹臉。

春晚順勢揪翻，笑破朱唇。兩人歸隊。春欄鼓掌而出，與彩蕭扭在一處。兩人的裙子攪住，春欄向裙子一擦，彩蕭正抬腳，恰好將一支小繡鞋擦在一邊，早被本隊內春台拾起，彩蕭忙去著鞋，這邊春台與彩艾又扭在一處。忽聽彩艾叫聲「噯呀！」急要回手，卻被春台將手籠定。眾人看時，是將裙子拉脫，把一條萍綠裙兒落在面前，兩個人俱被裙子絆倒。春台伏在彩艾的身上，臉貼著臉，彩艾的鬢髮罩住了春台的耳環，兩人只顧笑，都立不起身來。軒內五人俱令扶起。左隊內枝兒、苗兒，右隊內順兒、葉兒，四個將兩人扶過，便作兩對兒相撲。枝兒是翡翠衫，荔枝裙，花背心。苗兒是水紅衫，蔥白裙，繡背心。順兒是杏黃衫，蓮紅裙，青背心。葉兒是韭葉衫，槐花裙，紫背心。正是珠翠繽紛，光彩奪目。笑聲啞啞，如仙鳥爭鳴，身體飄飄，似天花亂落。一杯茶時，枝兒贏卻順兒，苗兒輸與葉兒。四人俱回了本隊。愛娘道：「還是一個對一個，不必雙來。」但見彩菽頭上十數個小發辮兒，矮矮的縮成雲髻。末後一個人發辮垂於肩下，有三尺來長。胸前紫衣上用繡帶結成同心如意扣兒，立在當場嘶喚。右隊內彩芷應聲而出，緊一緊月素披帛，笑道：「小油滑，看我制你！」

用手猛然一拉，彩菽險些跌倒。彩菽稱勢一撞，彩蕭也幾乎坐下。彩菽生的小巧、便利，彩蕭身支有些豐厚，撲不多時，便氣喘了。不防被彩菽將腳一抱，就側倒在一邊。忽一人叫道：「彩菽輸了，等我來！」彩菽看時，見他半副花巾，輕遮綠鬢，一技柳葉，恰助紅妝。臉色媚生，口脂香吐，乃彩葑也。彩菽才待相撲，春亭接住，翻翠帶之如如，動湘裙之裊裊。急似驚鴻，輕如飛燕。叮叮咚咚，兩人的手鐺聲響。撲至多時，彩葑敗走。當下二十人都已撲畢，愛娘將贏了的喜兒、綠雲、和兒、春晚、春欄、春台、枝兒、葉兒、彩菽、春亭十人，各簪花一枝。輸了的條兒、汀煙、紅雨、渚霞、彩蕭、彩艾、順兒、苗兒、彩蕭、彩葑十人，各罰汲水一桶。因說道：「我這戲耍，比詩云子日的有趣無趣？少十人鎮日家低著頭，死板板作那無底止的功課，也常活潑活潑，以免閉塞了天機。」彩雲道：「今日左右兩隊內，贏五個輸五個，真也公道。恰好二娘房內五個都是贏家，又真是有文修者必有武備也。」於是五人又談笑游耍一番方散。畢竟這一來有分教：盧同量淺，雖未免內蠱之災。紅線材優，早能除外來之侮。